

羊城假期見聞

溫順天

聖誕節前數週，香港的中、英文報章充滿廣告，向香港居民建議渡聖誕假的好去處。泰國、馬來西亞、星加坡及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的和暖天氣，加上當地人民的熱情款待，向想出外渡假的人招手。遊客肯定可以在充滿陽光的海灘休息，或在異國情調的市場漫步，也可廁身於熱情的人民中，品嚐當地的熱帶水果。由於天氣關係，人們并未考慮到把中國置於渡假地點之列。尤其是從香港每晚的電視天氣報告中，既得知北京的氣候在零度以下，又怎可以在會積雪的萬里長城上舒服地散步哩！

雖然如此，我想勸告欲出外旅行的人：不要太快放棄中國。當我的美國朋友與我於聖誕後在廣州渡過了一週愉快的假期後，我極力推薦該處是個渡假地方。這個古老商業城市肯定是珠江口一位常春不老的皇后，她的行人路實際上流露着中國古今的歷史。人們幾乎仍可看到一八三〇年代東印度公司的高桅杆船隻，停泊在珠江口岸，卸下一箱箱鴉片煙，以運往沙面小島的外國商行。一九二五年六月廿五日，有五十位中國工人和學生，由於對一個月前在上海展開的罷工（這就是著名的五·卅慘案，導致十二位中國工人喪生）表示同情而舉行遊行，結果遭受外國士兵殺害；在他們被殺害的地方，現正標立一塊方尖碑，使遊人可站立在同一地點上。人們亦可遊覽博物館、廣州起義烈士陵園及孫中山先生紀念堂。

旅遊人士也可像我們一樣，漫步街頭，逛逛公園，參觀商店，購買紀念品，和老百姓閒談。當然，遊客必需品嚐一下世界上一流的廣州精美烹飪。

作為天主教徒，我們當然對廣州的天主教情況有興趣。一天黃昏，我們漫步到宏大的石室主教座堂；它已有一百二十年的歷史（基石上所見的日期為一八六三年）。我們驚訝所蓋搭的聖誕馬槽之大，佔了聖堂後殿整幅牆的空間。我們兩人都同意，這個馬槽的蓋搭必定花了不少心血和信心。我們曾跪下默禱。

我們當晚沒有碰見石室教堂內的神父，但是次日我們探訪了最近重開的沙面聖堂。我們曾從報章上知道它已於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開幕。這所聖堂以露德聖母命名，整個建築不很大，新的座位看似只能容納一百五十人。它從前主要是供給居於廣州的外國天主教徒使用。

神父住所位於聖堂背後。本堂神父劉靈司和梁可之神父及余豪章先生接待我們，他們把我們引進一間剛油漆好的客廳，廳內有新墊椅，牆上不但懸有聖相，而且還掛上中國天主教近日大事的照片，比如：八〇年五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第三屆代表會議二百多位參加者的團體照。

劉神父告訴我們，他於一九四三年晉鐸，現年六十三歲。梁神父則比他大兩歲。兩位神父把那些由葉蔭雲主教主持復堂典禮時

的照片給我們看，並且告訴我們：聖堂塞滿人，那兩位坐在聖堂前排的年青外國人是美國領事館人員；聖誕節有三百至四百人參加子夜彌撒，由於容納不了，以致有些人要在外面花園參與。

之後，他們帶我們參觀聖堂。正祭台有一個聖母像，兩邊祭台分別有耶穌聖心像及聖若瑟像。梁神父告訴我們，排列牆上的苦路是從香港運來的。在聖堂右前角落佈置了一個小型聖誕馬槽；它當然不能與石室主教座堂的馬槽相比。

主日彌撒時間為早上六時半及七時正，平日彌撒為早上六時半。我倆參加了一次平日彌撒；雖然人數不多（五位中年婦女及一位約三十歲的輔祭青年），但禮儀中我們深受神父及教友的虔誠感動。

我們在聖堂前與劉、梁兩位神父及余先生拍了幾幀照片。在道別前，梁神父給了我們一本石室聖心堂復堂三週年特刊（該堂於

一九七九年十月復堂）。在特刊內，所有作者，無論神父、修女或教友，均表示感謝天主，以及感激政府重申宗教自由政策，使教堂得以重開。宏大的主教座堂，在文革時曾用作貨倉，現已修建及清理，連聖堂前的垃圾堆及貨車停泊處亦已搬走。聖堂四週的草地種了花（我們探訪那天還看到聖誕花全開了）。梁神父很驕傲地說：「聖堂重修的金錢，均來自中國教會本身；沒有一分錢取自外國資源。」

但是特刊的作者指出，更重要的還是彌撒、領聖體、告解及天主教其餘七件聖事均已恢復。天主教傳統的熱心敬禮，如聖體降福、拜苦路、誦念玫瑰經，亦已重新舉行。正如中華無原罪聖母女修會的四位修女說：「這些事實，都使我們親身體會到宗教政策的光輝和溫暖。」（頁十二）

由於今年是著名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我倆渴望遊覽肇慶。該地是西江的

劉靈司神父在廣州沙面
聖堂舉行彌撒聖祭。



一個市鎮，位於廣州之西，距離廣州一百一十公里，乃利氏初抵中國之居地。由於肇慶有很多天然美景，比如：七星岩及鼎湖，故此成爲一個大眾化的旅遊勝地。我們住宿於（一九八二年十月）新開張的華僑飯店。我倆遊覽了七星岩，當然也很有興趣去尋找利瑪竇的足跡。我們不知從何着手，但在看見了市政府文化局的標誌後，便進去請教值班同志，詢問他們知不知道利氏居於肇慶地方的大概位置。我們還說明，無論現況如何，我們只想拍數張照片，以作爲此次旅遊之紀念。值班同志答說他們不清楚該地方的位置；至於照相，我們還需獲得外事處的准許。外事處李同志是一位三十開的青年，他說他自己會查詢利氏居處的位置，並且翌晨會來我們的旅店告知我們。我們似乎只得到了公式化的推搪。

出乎意外，翌晨九時正，有人敲我們的房門，說明是李同志到來。李同志報告說，他已請教過一位歷史教授，但該教授無法確定利氏居住的位置。有些人說是在舊城區海星；有另一些人說是在現今市內百貨商店所在地；也有些人認爲是在肇慶的名勝崇禧塔附近。李同志繼續說，利氏在肇慶住了數年後，去到肇慶市外一個山區的寺院，與一些僧人同住。他說，利氏除了宣講宗教道理外，還把西方科學介紹給中國，也醫治好一些有疾病的人。李同志結論說，利氏對中國的貢獻是肯定的。最後他說，我們可以在市內任何地方照相；如果人們不反對，也可給他們拍照。這位年青政府官員的服務熱誠精神，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之後，我倆在肇慶古城消磨了一個清閒的早上。我們偶然遇到了一位剛中學畢業的十多歲女店員，她陪伴我們在古城小遊。她

解釋說，繞城的牆建成於明代；所以利瑪竇可能認識這塊牆。不過，時代使它損毀，很多處地方已變爲平地，以致我們可在它上面行走。但仍有多處地突起，超過平地十尺。當我們想到利氏也許在四百年前會同樣地在肇慶漫步黃昏時，我們覺得我們正踏着他的足跡。

返回廣州後，我倆都同意，由於我們所接觸的大部份人士的友善，肇慶之遊是我們這次旅行的高峰。

整個旅行中，我們觀察到：人民看來很快樂，有更多金錢花用，有更多消費物品供應市面；像南方百貨商店般的店子存放着很多日用品，也擠滿購買者。我們與本地人、華僑在同一飯堂內吃飯，很多工廠和辦事處擺設歲晚宴。所有用膳者看來都很快樂，用米酒互相乾杯。

所以，人民的友情是我推薦廣州作爲渡假勝地的理由之一。同時，價格也很合理，我們每人只花了一千元港幣，足夠支付在廣州一個星期的旅行和住食，且包括在香港中旅社簽證的費用。

最後，我欲提供接觸中國天主教徒的一點小意見。新憲法第卅六條固然禁止中國宗教團體受外國勢力「支配」，但我以爲陳佐才牧師在本期「鼎」發表了一個很好的觀點。陳牧師建議，由於基督宗教是普世性的宗教，與世界各國姊妹教會的聯繫是基督宗教自然而然的事。這樣的接觸不應視爲有違第卅六條憲法所指的「支配」條文。所以，希望在中國與外國天主教徒中推進更多和更深刻的接觸，不要怕被人視爲「支配」或「干預」。筆者以爲，這樣的接觸，正好公開表達出教會間存在着的基督精神的關懷，使雙方獲益。